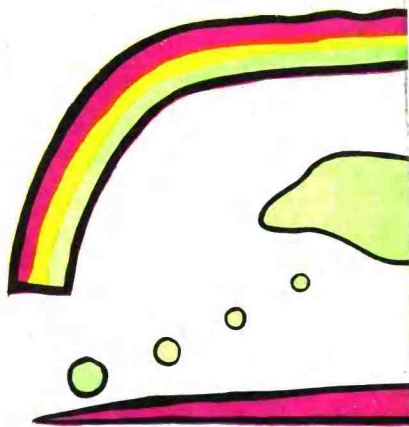




湟水谣

井石 著

247.5
627

HUA

YAO

SHUI

HUANG

YAO

SHUI

1247.5

3627

545.7

湟水谣

井石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B 610871

遑水福

井石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插页 118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 7-221-00913-X/1·203

定价：2.00元

目 录

湟水谣·····	(1)
古堡的主人们·····	(71)
月儿呀，月儿·····	(119)
后记·····	(173)

湟水谣

一

碎肝断肠的雷鸣声爆响在她脑海的最深处，将处在弥留中的李家阿奶衰竭的知觉从麻木中震醒。她一伸胳膊，厌恶地甩脱了死神死皮赖脸地拽着她的那只黑不黢黢的手，艰难地启开了有千斤之重的眼皮。

雷呢？雨呢？那一天厚重的云呢？

眼前是黄澄澄的一片灿烂，慢慢地，从这灿烂的黄中蜕变出一叠叠不同色彩的光环。

这些光环在她的眼前升华，扩大，似一块卵石投进了夕阳染红的水塘。

“哗——哗——哗——”

这是湟水的声音吗？湟水！它还淌着，它不会跟我一样一伸脚儿死掉。它日日夜夜地淌，淌进黄河里。可我要死了。要死了。死了就埋进黄土里。……人吃土一辈子，到头来土吃人就一口！要是淌荒水多好？淌大荒水，把这个楼冲塌了，把我冲到河里，冲到黄河里……

倏忽间，一个热呼呼的东西盖在了她的面部，冲散了飞舞在她眼前的那些五彩光环。

“阿妈，我给你擦个脸。”是儿媳妇玉芬的声音。

热毛巾象软熨斗，轻轻地在她的面部摩挲，熨开了梗塞冻结的毛细血管，浑身的血顿如小溪，在她的周身又淙淙地流淌起来。她似乎听见了血流的声响。

毛巾起开了。

眼前立即爆出一片雪亮。雪的墙。雪的房顶。雪的窗户。雪的空气。

她感到了雪的强力压迫。

“哗——哗——哗——”

这不是湟水的声音，不是。是木匠在院里推刨子刨棺材！他们在做装我的棺材！

她悲哀极了。绝望极了。浑身打一寒嗖嗖的冷颤。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形同一条毛茸茸、冷冰冰、长满爪子的蛆虫，蠕蠕地爬进了她的心底。她真想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可她连撑上眼皮的劲儿也没有。

她如拉了一天犁的老黄牛，浑身的每一根骨关节都散了架。疲乏极了。

“守业妈妈，你看我是谁？”

一张象被刚炒熟的豆子狠狠地烫过了般的麻脸朝她伸了过来。

还有谁？你不就是瞪圆了麻钱儿大的眼睛，防贼般防了我一辈子的麻脸娣婆吗？可怜的娣婆，你防了个啥呢？你记得19年前的那场大雷雨吗？你知道往后的19年中我从湟水中漂走的19个“双联儿心”的香包儿吗？你不知道，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她朝娣婆点了点头，闭上了沉重的眼睛。

“又不成了。唉——受罪哟！”

她听见麻脸婶婆颤悠悠的声音。

“就这么阴间里一阵儿，阳间里一阵儿地跌绊了三天了，还有啥扯心得她闭不上眼呢？”

麻脸婶婆抹着吊在麻脸上的老泪，低声地问那些来看望这个垂死的老人的乡邻们。

“老人等棺材哩。三个木匠折腾了三天，咋还做不出来？”

“做的是棺椁齐全，名堂多，全照老规程儿来，三个老木匠虽说是见过世面的，可听说他们也只见过棺椁齐全的样子，亲手儿没做过，手底下生，一边做，一边正揣摩呢。”

“阿奶是有福气的人哪！人老几辈子，谁家的祖茔里下过棺椁齐全？能钉上个薄板板棺材，算是有家底儿的主儿，六一年，那龙大庄的禄山老汉歿下后，还不是锯了柜腿当棺材装了埋掉的？”

“她也不容易啊，三十多年的寡，不是一觉睡醒来就能守过来的，爬了三十多年的空冷炕，脚没斜走，鞋没歪穿，一谋心儿屎一把、尿一把地把守业儿拉扯大，给李家坟上留了个烧纸添土的后人，这是积阴德积下的呀！”

“对着哩，守业儿也没叫阿妈白拉一趟，这不，跑汽车挣来点副业钱，先起了这二层儿砖楼，把阿妈搬上来了，还抬了一台彩色电视机，叫阿妈看，换上我的那个贼疙瘩孀娃儿，你等着吧！”

“唉，她苦焦苦熬了一辈辈儿，这才过了几天油掺面儿的光鲜日子，身子就瘫了，不到60岁的人，咋就肝癌肺癌食道癌地全癌到一块儿了？”……

老人们吐吐嗒嗒的悄声细语在她的耳边象蚊虫般远一

阵，近一阵地游旋。

一种潜意识蓦然出现在她乱成了一锅粥的脑际：

我不进棺材，我不进黄土，不进，不进！我不要死，不要死！

她的胸腔内一阵拧痛，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

死神在折磨她，催促她，威胁她。世界上没有比死神更死皮，更让人千般厌恶的了。

她困难地将头偏向了靠窗户的一面，把死神冷落在阴暗处。海碗般凹进去的眼眶里那双沉重的眼皮，又艰难地启开了一条缝。

躺在骆驼湾有史以来所建的第一幢农家小砖楼上，她看不见院内正在为她钉棺木的木匠，只听见金属吞噬木材时所发出的干硬的咀嚼声。

她看见了远处的山。那已翻过了秋茬的几乎踏遍了她的脚印的山地。

初春时埋进山地的种，早已有了收获。那绿了一春一夏，黄了半秋的山，此时象害了疮癣的人头，耷拉在那里，哀哀地等雪来掩埋。

近处是一副连一副的庄廓。高高的，二十八板干打垒黄土墙斑驳陆离，墙头经风雪浸蚀，如缺了齿的牙床，墙上是一溜面箩大的圆圈儿。她记得那是1958年挖的，当时在每一个圆圈里写了一个大字。后来，每过几年，那里面的字就被庄子们的四类分子们涂掉、挖掉或铲掉一次，再抹好白灰写上一次。再后来，就在字上面涂石灰再写。如今，那一个个圆圈儿里十层摞八层的字，谁也辨不清到底写的是啥。只知道，那些四类分子们每涂抹一次圆圈儿，世事就要变一次，

每变一次，饭碗里的面叶儿就少几根。她记得很清楚，庄子
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若要碗里面叶儿满，墙上的字儿再
甬变。”

一棵落得只剩下两片灰蝶般残叶的尖叶杨，悲怆地默立
在窗外不远的地方。

湟水不在这一边，湟水在楼的那一边。

楼的背面没有窗户，看不见湟水。

只有在夜阑人静时，才听得见湟水的哭声，笑声，脚步
声。

儿呀，你给我修楼，咋就想不到在楼的背面留下一个哪
怕是巴掌大的朶眼眼，让我看看扯着我的心，揪着我的肺的
湟水河呢？

她的手抖抖嗦嗦地朝炕边的毡底下摸索。

她摸到了一个小包。

她抻开手掌，将掌心贴压在小包上面。

那是一个红布小包，里面是三个“双联儿心”的香包
儿，一颗衬衣扣子。

三年了，我三年没有去河边儿了。我再就去不成了吗？
不，我得去！去一趟，我答应了他，要每年每年给他一个双
联儿心的香包儿，可我三年没给他了，他在黄河边上等着，
空等了三年。我不能就这么断气，老天爷呀！你叫我去一趟
河边，叫我把这三个双联儿心漂下去，给他漂下去，他空等
了三年呐！

可你咋就不来看一趟我呢？22年了，你再没来过。你不
能忘了我，我扯心你扯心了22年哪！22年，我是牵烂了肝花
想烂了心，人前里不敢打听哪！

“河……”

她从心底里呼唤了一声。

二

何贞莲急如绝望中的母鹿，趴在男人的尸身上，刺耳地尖啸一声，便昏死过去一次。

命运之神残酷地将她推到了人生的叉路口。

脚下，是剪刀张口般朝两条方向伸展出去的路，她只能，而且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条。

要么，给男人戴一头白孝，守他个百日大，或头周年，出门另嫁。但须一刀断开母子情，将男人的独根苗儿子留在李家门，为李家延续香火。

要么，给男人披一身麻孝，从此守死寡，活为李家门上人，死为李家坟上鬼，清心寡欲，为男人、为李家拉扯后人。

儿子，是她心尖尖上的肉，她咋能一刀断情？摺不下儿子，就守一辈子寡，一辈子！再也不能沾男人的边，再也不能将头靠在男人的肩膀上过日子！

娘家妈妈和麻脸婶婆逼过来了，她得立即作出决断！

“贞莲，你想好了说，戴麻孝，还是戴白孝？”

“麻……孝……”

“你保证能守住？这不是一句话算完的事，往后的日子比树叶儿多，要是你守不住了，猫儿狗儿地往家里领，半夜三更野汉爬墙头，倒了我们李家的门风；我们李家人可不是铁杆杆般地立起来，雪堆堆般地消下去的皮拉索，就算李

家人闭了眼睛不管，庄舍们也要挖李家的老祖坟哩，你再好好儿想个！……”

麻脸婶婆极响亮地吸了一声鼻涕，严正地警告哭成个泪人儿的侄儿媳妇。

“贞莲，把守业儿放下吧，啊？呜呜呜呜，寡妇不是人当的呀！啊？你再选个路儿吧？娃娃是女人们身上的垢痂，你还怕再养不下呀！还是戴了白孝吧？贞莲，听阿妈的话，当寡妇落不下个好下场，你才24岁，才是个人苗苗儿，你可不能一时糊涂了，后悔一辈子呀！哎哟哟，我的苦命的贞莲儿呀！……”

娘家妈一声声哭出来的话捏着她的心，掐着她的肝，扭着她的肺，她的牙关咬得嘎嘎响。

“不——！我要儿子！我要我的儿子哩呀！老天爷呀，你可不能拆散了我 and 守业儿呀！呜哇！给我披麻孝！给我披麻孝！给我披麻孝呀！”

“你保证能守得住？”

何贞莲狠狠点了一下头。

“守得住，就给男人磕三个头，守不住，就甬磕。”

何贞莲挣扎着爬起来，开始要磕头。

娘家妈象一头母狼，扑上去拦她的女儿。

女儿则更象一只熊，只一下，便把娘家妈推了个狗坐墩。

一个……两个……

第三个头磕下去后，她栽倒在地，白眼一翻，直了身子。

“快，快，快掐上嘴皮！”

“我……的……妈……呀…噢呵呵呵呵……”

“升——孝——”

随着丧主的呼叫，院子里响起了呜呜咽咽的唢呐声。

何贞莲被两个粗身段的女人拖起，象对付一个行将执行死刑的囚犯般架着，让她跪在男人灵前。

丧主端过了孝盘。

于是，又有两个女人在她的头部、腰部、腿部分别裹上、勒上、缠上了麻布、麻带、麻绳。

一串浑浊的老泪从她的眼角滚了出来。

她试图抹去这用火印烙进她额前每一道皱纹中的记忆，这是何等痛苦的记忆呵！直到现在，只要她一想到此，仍不免要浑身颤栗。

“河……”

她张开嘴，下意识地吐出了一个发音不准的字。

“你说啥？阿妈，你想要点啥？”

儿媳妇玉芬跑过来，双手儿捧起她的脸，急切地问。

“你妈妈说‘喝’，玉芬，打开个罐头，给你妈妈喂几口罐头水水，她心里烧着哩。”

麻脸娣婆抚摩着她的头说。

盛着桔子罐头汁的调羹儿触到了她的嘴边。

“阿妈，你张开嘴，这是桔子……”

她痛苦地一扭头，冰凉凉的桔子汁灌了她一脖子。

玉芬赶忙放下调羹儿，拿过毛巾给她擦。

她听见儿媳妇在抽抽嗒嗒地哭。

她只好又回过头，半张开嘴。

一调羹甘甜清爽的桔子汁流进了她的嘴中。她本能地咽了一下，嗓子堵得死死的，滴水不进。她只好含着。

楼外，一阵阵秋风在折磨着枯枝败叶，满世界一片不堪目睹的残秋景象。

来看望她的人们一批一批地走了，又一批一批地拥进来。

看着这位垂死的老人，全庄子没有一个人能想象得出，这位当年马莲花一般俊俏的何贞莲，是怎样地熬过了这三十多年漫长的春夜，变成了如今形如秋蒿，瘫在炕上，行将就木的李家阿奶的。

三十多年，她守过来了！

谁能跟她比？满仓媳妇算个啥东西？才守了两年半寡，就把骆驼湾人的脸丢了个精光！

那个不要皮脸的骚母牛！

三

何贞莲自打守寡后活脱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天明起身干活，直干到夜阑人静，疲惫不堪，便倒头就睡。

她当然感到孤单，然而她却并没感到多少受不了。守业是她的一切，母亲拥有孩子，便拥有了世界。

麻脸婶婆家住在离她家不远的的一个巷道里，磨着个半大“解放脚”的她象一条嗅觉非常灵敏的猎犬，没有任何规律，但又从不间断地来往在她和这个守寡侄媳妇的家之间。

“贞莲哪，一天里劳动乏了，晚夕里就早点睡，昨儿个夜里亮了半夜灯，你忙啥呀？”

“守业妈妈，大门早点关上。天黑了还半掩着门，也不

怕贼摸进来。”

“……”

为了让婶婆放心，她一不串门，二不蹓巷道闲扯杂。一天到晚所走的路线，由家里到地头，再从地头返回家中。只要闲在家，就把婶婆请过来，陪她做针线。

她并不反感麻脸婶婆常常表现出来的那种警惕的、挑剔的目光。反过来说，她喜欢她的婶婆这样。

让她费尽心机，再叫她一无所获，比让她一天到晚坐在家里对侄儿媳妇瞎猜疑好得多。

夜里，她坐在炕头上，拉着儿子的小手，伴着庄子里修筑在湟水河上的那盘石磨的吱呀声，她轻声地唱：

好一朵茉莉花呀！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香香也香不过它，

我有心折上一朵戴呀，

就怕看花的人儿骂……

这不是江南人的《茉莉花》，这是生活在黄土高原，河湟谷台地二十八板高庄廓墙内的庄稼人们的《茉莉花》。

他们谁也没见过茉莉花，河湟谷台地表面上是不开茉莉花的。但他们还是喜欢唱，高兴了唱，伤心了也唱，热闹处唱，孤独中还唱。人老几辈子，就是这么传唱下来的，象那从汉代就传入河湟谷台地的水磨一样，接着那个模式，那种声音，吱吱喽喽地转过了千百年。

“蹬蹬蹬蹬……”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上了楼。进屋的，是她的儿子，红肿胀着双眼的守业。

“棺槨全做出来了？”

麻脸婶婆轻声地问。

“出来了，奶奶。可画匠还没来，我想再跑一趟后山去邀画匠，就害怕，阿妈她，她还好着吧？”

“看这两天把你急的，你在阿妈跟前守一会儿，我打发你二爸去催那后山的画匠。”

在她听来，这奶奶孙子的对话象在另一个世界，但她还是弄清了这些对话的大概内容。

守业过来了，爬在她的眼前，象吃奶娃娃，把头放在老人的胸脯上，大颗的泪珠儿从他那红肿的眼睛里往外滚。

她吃力地抬起胳膊，将那干枯如柴的手放在儿子宽厚结实的背上。

你怕我等不得你做好棺材就断了气，抻了腿。好儿子，可我这气断得了吗？我不想死，我不想进黄土，我在这骆驼湾的黄土里翻滚了一辈子，够了。够了。我想，我想……我心头憋着多少话，可我咋对你说呢？我说不出来呀。我说不出来，这气，就，就断不了……

她又想起了那首《茉莉花》。想起了那伴合着这歌声的一个个漫长的春夜，一颗颗寂寞的星星，还有在一弯愁月下呻吟着孤独的那盘古老的石磨。

多少叹息，多少惆怅？多少失望，多少苦闷？多少搅心扯肺的相思情？旁人不知道，儿子，更不知道。

四斗大地耷荒了，

有牛时谁犁地呢？
一肚子疙瘩成疮了，
有冤时给谁诉呢？

是啊，每一轮春夏秋冬，都是一层厚厚的腐土，压在她的心灵之上。压了多少层？有多厚？又有多么沉重？

“河啊！河……”

她痛苦地默念。

四

湟水河是这一片谷台地的动脉血管。

农历五六月，是它血脉最旺的时刻。

看湟水两岸，气象万千，白杨热风里飒飒吟诗，倒枝柳渠岸边袅袅载舞，鞭麻花黄，马莲花蓝，打烂碗花开一地粉白。

麦田腾起的热浪中，满是绿色的馨香，拔草的孕媳妇大姑娘们戴在头上的十八转草帽和白布的凉圈儿如一轮轮满月，悬浮在麦苗汇成的绿云之上，飘飘欲仙。

男人们赤着大脚，高挽裤腿。腿肚子上沾满裹有驴尾儿草和药王草的黄泥巴。

他们扛着大铁锹，一步一个深脚窝地行进在泥沟里、田坎上，往已经拔过了草的麦田里灌苗水。

水渠中沉积着辉眼的碎玻璃片、龙碗瓷片，偶尔，还会出现一半块素面的、或有不整齐的条纹彩绘的土陶片。

兴致来了，男人们便站在田坎边上，朝地当中拔草的女

人们挤眉弄眼地唱“花儿”：

土地里种的白豆儿，
地边上踏出个路来，
拔草的阿姐们一溜儿，
哪一个是我的肉儿？

女人们听了咯咯地笑，低下头，你推我揉，调皮的便跳起来回答：

上地里种的白豆儿，
地边上长一撮韭菜。
人伙里有你的豕肉儿，
有本事你把她领来！

曲调或高亢嘹亮，或婉转清丽，颤悠悠的尾声拖得老长老长，火辣辣的情韵中掺合着蜜罐罐花甜甜的蜜汁，如采蜜蜂虫铂亮亮，嗡嗡震响的翅儿，拨弄得人们心跳肉动，神飞魂离，情不自禁。

河湟花儿，是生活在这片黄土谷台地面的儿女们用痴情合伴着湟水酿造出来的醇酒，香飘万里，让唱者醉，听者也醉。

何贞莲也想唱，她有一副咣啷啷响泉般清亮甜润脆生生的嗓子。

可她没有唱，尽管她的嗓门儿痒得难受。

自打她守寡那天起，就再没有唱过，严格地说，没有唱